

醒

世

一

斑

錄

一斑錄雜述自序

傳奇述異談鬼言妖小說所載汗牛充棟然事參疑信則無稽之言未可輕聽也余已漫著前書五卷而又歷稽記載之可據傳聞之非訛及身親其事與餘年玩索一切事物之理而別有領會者難分次序隨筆錄之以消遣世慮或亦可以廣見聞昭懲勸乎且其中稍涉論斷概不信仙佛輪迴讖語夢幻諸說實與前書之理一脈貫注則兼可以補前書之不足也故仍以一斑名篇而別之曰雜述使列於附編之後蓋同爲管中之所見云

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小春十五日青玉山房居士筆記

嗣後隨時續記不拘年次

一斑錄雜述一目錄

父子宰相

詩才敏捷

兕觥歸趙

少保劍痕

韓瓶

鄉名沿革

建文石

御渡橋

紅豆

杜將軍墓

晉廢帝陵

堀身路

海塘

徐孝女

漂泊異域

冰雹

難夷

六國馬頭

知命得吉

雷擊多人

妖神惑衆

浙人戲對

文宗出題

顏公善射

割肉祭奠

徐癡

貞尼守戒

軍功翎頂

大木來港

明代孝陵

雞鳴山十廟

石橋堅壯

報恩塔

雨花臺

莫愁湖

靈谷寺

有餘不足

知味

班答爾金

答爾專布

史氏貞烈

雪烈婦冤

出游知戒

笑柄

江湖之技

拐騙須防

荼毒孩童

旋風攝人

中崇

顧氏妖興

阿膠

傳奇不足信

芥壁可惡

焦山

一斑錄雜述一

父子宰相

巫咸巫賢父子皆爲商相宋時得其墓碑於虞山之鵲鵠峯今祠在游文書院尙論古賢足增我邑之光矣

本朝蔣公伊之子文肅公孫文恪公亦父子大學士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伊登康熙癸丑進士爲監察御史適遇大荒曾繪流民十二圖進呈具見官方經濟伊四傳至繼勲五代中統計爲顯宦者幾二十人邑中巨室首推第一積善而有餘慶非幸也宜也

詩才敏捷

邑鍾虞山之秀人材甚盛

國朝狀元孫公承恩

順治戊戌

歸公允肅

康熙己未

汪公綽

康熙庚辰

汪公應銓

康熙戊戌榜眼嚴公虞惇

康熙丁丑

探花翁公叔元

康熙丙辰

前輩記載康熙二

十五年七月五日

皇帝面試各詞臣時諸翰苑擬閨怨七律詩一首限溪西雞齊啼

韻內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丈尺兩雙半等字點線

香二寸爲限詩成者徐乾學

崑山

歸允肅韓茂

蘇州

翁叔元四人徐詩

十二思君隔五溪一簾風月六橋西百千情緒三更夢七八歸期

半夜雞嫋嫋綠楊雙槳去萋萋紅葉四山齊寒衣九月催刀尺萬

丈愁城兩淚啼歸詩百丈愁思繫遠溪尺封四五隔東西九迴腸

斷三更雁一片冤驚五漏雞七八韶光隨隙去萬千幽憾與山齊

朱欄十二空憑徧半掩雙扉兩淚啼韓詩花開兩兩映雙溪尺五
橋頭六馭西一室孤燈聞去雁半牀明月聽鄰雞八千里路夢難
到二十四番風不齊九變七弦三萬丈寄情百里淚交啼翁詩萬
嶺三山百丈溪兩心同在八蠻西迴欄十二憐雙雁織錦三千憾
午雞七月寒衣裁獨早一身寬窄半肩齊尺書四五憑誰報六九
平分但淚啼香限之速詩限之難告成者吾鄉先達居二人焉

兕觥歸趙

前明我邑趙文毅公用賢劾江陵相奪情受廷杖時忽奉李太后
旨還我活趙用賢得不死然股肉已爛後落下如掌一片其夫人
腊而藏之公家居後或因時事不平夫人出此腊相示方其受杖

後出都人咸重之庶子許國祖道鑄兪觥以贈銘於觥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默不惜剖心豈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潁陽生許國爲定字館丈題此觥趙傳門生黃瑞伯黃又傳門生陳潛夫兩公並殉國難康熙間觥入何藁音家朱竹垞爲賦兪觥歌旣爲曲阜顏衡齋所得乾隆五十二年文毅公五世孫王槐知之乞翁覃溪詹事方綱作歸趙歌致書顏氏以玉尊銀船易歸錢塘梁山舟同書與我邑蘇園公去疾孫子瀟源湘並有歌詩各著於其集爲并錄之

兪觥傳來二百年黃陳章後今歸顏朱檢討詩未銘櫝而我一再詩文編

子彙爲此觥作歌并考辨

此齋此觥緣不淺摹冊成圖標成卷觥

居東魯定我懷卷到江西欣客展客爲誰乎可共論文毅五世
之賢孫是夕挑燈墮雙淚天風激蕩江怒奔趙叟雙瞳爛如電
見此兼旬廢眠飯湖湘三月寄書來不辭千里陳初願報書我
爲析其由百斛明珠那惜酬只緣陋巷珍高義代友論心直到
秋秋來訪我匡山麓青眼相看真面目地從江介指齊魯天教
舊物歸常熟顏公心事惟我知顏公嗜好那獨奇世間無物此
觥配壓囊只要覃溪詩君往叩門再拜說澹交千古盤冰雪月
暈光仍舊酒痕血誠氣可穿山裂顏公奉觥向君笑趙叟傾心
誓相報觥喜多年逢故人斐泣還鄉告家廟向來藏觥事偶然
今日還觥世更傳譜出兕觥新樂府壓倒米家虹月船

丁未初秋者翁先生訪我於南康諄致求觥於顏氏之意予因賦此以寄顏衡齋并書此一通以呈者翁先生當遍眎知交以博和作庶爲忠孝清門又增此一段詩話也七月廿有九日方綱并識

觥歸不歸自天壤觥竟得歸理無爽忠孝難磨太史心鐫題忽入名公賞一百年來付孫子東魯西江兩媒氏文犀一角琥珀光連城之璧君家是

是年臘月之望錢塘梁同書題

兕生於山一角觥只不以觸邪黃流燕喜 文毅受茲曾擇與秋子孫求之玉笋銀舟 簞瓢誦顏故觥歸趙非物之有其在

克孝蘇

才大江陵相朝權肯付人奪情慙孝子抗疏賴名臣氣落同官
膽心孤去國身黃支珍一角豈但辟纖塵堂堂文毅節豈爲
一杯加汗澤前朝重摩挲後輩誇可公天地物何必子孫家好
事覃溪老新篇繼竹垞孫

少保劍痕

老徐墅

在張墅西十里

西街王廩文宅

今其孫某所居

是前明徐尙書棧舊宅也

其廳楠木所建梁上有戚少保繼光劍痕乃尙書曾監少保軍且
與有舊尙書歸老少保過而訪之酒酣少保舞劍著於梁至今留
此跡也方子漁熊有古詩紀其事

華堂開譙樺燭紅座上有客眞英雄把酒談兵豪興發當筵吐
氣如長虹島夷蹂躪東南土千里蔓延血戰苦將軍精練士三
千疾掃鯨波息鼙鼓人傳犀利日本刀怎識錦鞘奇鋒韜離奇
密結鴛鴦陣少保所結陣名陣中騰出龍一條縱橫夭矯隨所向攪碎
鯨宮飛赤浪從此受鉞移薊方邊境連年清海瘴數奇祇惜慳
封侯一編紀要遺神謀世亂七星燭霄漢時平三尺埋荒邱不
知何年過此地腰間牢繫千將器想當海氛未靖時來就司空
策邊議徐公爲浙江僉事進參議時曾監少保軍破江西羣盜酒酣耳熱起舞來不待午
夜荒雞催霜花亂灑電光閃四座相顧顏如灰至今斗拱屹未
朽麟血斑斑塵積久時移代易樂太平簷下無人一舉首

明南京工部尙書徐枋一子某曾官鴻臚卿孫六皆驕縱鄉里
長名昌祚蔭刑部主事陞郎中以沉姑事死於獄三名名儒俗
稱徐三敗是也揮金如土多行非禮以恣豪樂柳南隨筆移其
事於汝讓尙書從姪非也如塔上放飛金而觀其飄颺桃源澗踏楊
梅而觀其瀑布盡碎瓷鋪之器而聆其好音千金買善鬥黃頭
而烹爲美味皆三敗事人言或過實而其敗盡家產猶園載其
隱惡非常皆不誣也四名復祚曾著村老委談小說及十五貫
一文錢等戲六名鼎祚餘未考

韓瓶

余鄉僻在海濱在五代以迄南宋則爲海疆重地當地挑河挖土

每得六耳瓦瓶質雖龕樸而饒古致相傳爲南宋韓軍給酒器故

土人名之曰韓瓶

漢韓王信好飲有從灘水中得其瓶者六朝韓擒虎父雄亦好飲有從其統兵處得其瓶者並

稱韓瓶惟蘄王年尙近余鄉會爲所經故其瓶猶易得也

按明馮琦宋史紀事本末建炎三年

三月苗傅劉正彥之變時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浚以書招之等語想韓兵過此卽其時也今老徐墅東二里有地名五萬三俗傳蘄王曾駐此犒將士計時兵數五萬三千也雖志乘無徵而故老相沿應非無據後人得此瓶者恒寶貴藏之物以人重也數年前余母舅溫如吳公得其一自爲詩歌徵和同人余姪彥綢過其家作七古一首錄於後

延陵鑒古博且精吟壇提倡歌韓瓶瓶名却借蘄王姓龕質樸

狀非瓏玲甌珎嬰甌古圖列陶家今日無斯型傳是韓軍給酒
器纍纍拋擲蕤煙汀出之泥沙登案席傾銀注玉空晶瑩中有
一坏南宋土土古而潤含波腥浸以花枝吐奇豔春風不吹葉
自青咄哉建炎迄今代迢迢樓指垂千齡當日苗劉變肘腋勤
王飛檄馳雷霆移兵海道赴行在旌旗樓艦吾鄉經以酒醑地
誓滅賊氣雄激烈冲斗星焉知不卽此瓶醑醑時令肅三軍聽
又聞背嵬類岳鄂一軍一瓶負綠醺黃龍直抵本同志諸君痛
飲斟勿停手持金鳳對敵酌紅妝提鼓來娉婷江蓬一炬事不
遂奇冤慘擊風波亭颺然乞骸解樞柄來狎漁樵成獨醒意當
挈之驢背上西湖醉倒春山屏遺此縱非手口澤海暝談頰流

古馨嗚呼箭瘢身若刻茲瓶今尙完其形願公摩挲作銅狄綿
綿歲月書甲丁挹之清涼想逸致護之忠勇凝精靈漢瓦唐磚
儘銷歇丁盃乙占同鐫銘濡毫作歌羌無實是耶非耶誰細聆
還將往事扣瓶問守口無語徒玎玎

鄉名沿革

余張墅在前朝本名白茆墅

墅在白茆河西岸至近

宋南渡時有張太尉標

居之遂稱白茆張家墅

墅東五里有太尉廟其神位書稱宋進士仕於汴扈蹕南渡相度經營奏請大興水

利勅封白茆太尉張公標

迄於明季稱未改也近百年來鄉人就便咸稱張家

墅無有知爲白茆墅者矣

梅李鎮以吳越時有梅世忠李開山二將軍鎮此以守許浦海口

故名至宋時已有稱梅林者陸綰

本地人

勝法寺詩道旁有古寺歸

然聳梅林似乎可證自元明至今相沿已久茂園康公蒞任昭文
建梅里書院又以李易里矣

老徐墅在唐名黃村

見都公譚纂顧府君墓碑

後李將軍葬此遂名李墓墅其

河亦名李墓塘將軍後人亦土著於是元末許浦徐立贊於李後
李日益微徐日益盛遂名徐墅共稱東徐墅與西鄉徐墅有別也
及徐尙書長孫昌祚遷董浜稱新徐墅因又別之曰老徐墅明季
邑尊耿公改歸墅爲橫浦改徐墅爲里睦名皆未著

董浜新墅因其地有港名董浜也舊名陳家墅自徐昌祚遷此遂
名新徐墅及徐後又遷去但稱新墅因有白茆新墅在其南七八

里故彼此各據其地河港名之

吾里村自元及今其稱依舊道光十三年春里中設粥賑飢邑尊張公綬組書匾額顏於一庵曰古里仁風村人喜曰我等出貲財濟貧却又買去一网字不兩得乎

支塘因白茆至此分其支曰湖槽故名元末張士誠築城據守以應白茆出入明修太倉州城令居民將此城磚石蟻運以去

穿山本常熟地前明桑民懌悅讀書處亦名石帆山宏治年分屬太倉

沙頭鎮前稱沙溪有志

建文石

梅李有廢寺已不知其名惟殘碣猶存上刊建文年號明成祖改建文以續洪武凡刊碑上年號無不剷除而此碣獨不及故至今遺傳稱建文石

御渡橋

問村在梅李北三里相傳宋高宗南渡曾至此問路故名問村有橋名御渡橋俗遂訛傳泥馬渡康王故事

按宋高宗爲康王時質於金至磁州脫歸臨漳河得崔府君廟泥馬以渡及卽位不得祀北嶽遂以崔府君代之後世復北嶽之祭而崔府君仍配嶽祀泥馬所渡漳也非江也而今太平府江干亦有廟與碑記著泥馬故事并存之以備參攷

紅豆

閩廣有紅豆樹其葉似槐

小滿節始放嫩芽

花在芒種節似扁豆結實亦

如扁豆子較大色正紅有寶光人因珍之昭境惟白茆新墅西三里有補溪爲元時上虞顧細二翁所居其莊名芙蓉莊翁之孫一江得南海紅豆樹一本植於莊因名紅豆村莊傳數世以莊與婿家錢氏故後爲牧齋讀書處今莊久廢祇一石橋存焉花不恆開開必歲歉近惟道光四年盛花觀者舫櫓相接有歌詩圖畫者常境西鄉鷺山

產黃火石

相近有紅豆樹一本其來已久莫攷所始花亦罕開結子人亦寶之有村以樹名焉

杜將軍墓

張墅西北六里有陸墅嘉慶八年近墅張某家鋤舍旁隙地忽陷一穴發視知爲古墓中空如屋某家僮得殉葬之物而出卽爲祟擾一旬中連喪二命某詢知之急返其物具禮祀之乃免後洗視石上所勒字蹟知爲五代時杜將軍墓也

晉廢帝陵

陵在張墅南半里一切規模向已無蹤有河一灣名王墳浜浜底田中有荒草一阜寬廣數丈百年前有農某治田其旁地忽陷一穴某在穴口探視中有氣出某中其毒病半載死後又有入其穴得銅錫器已皆敝壞近歲上官飭查各縣一切古墓地保據所存荒草一阜報出

垺身路

昭城東三十里張墅西二十里有沙路一條如山岡隆起名垺身路濶約半里不等其路可十馬並行自北而南不知其何自起亦不知其何所止意是上古江岸滄桑變遷尙留此形蹟路以東地勢稍高皆濱海所種多棉路以西地勢稍低皆內地所種惟稻蘇松等處皆以此路分高低而殊種植焉其在福山此路與海塘乾隆十九年築相聯屬由路而南二十里饒坊橋十里梅李四里珍門廟二里沈墅四里董浜新墅六里支塘十里窑上二十里直塘八里雙鳳二十里太倉州城共約一百里計與海塘相去已六十里矣每歲十一月口外販馬來南者驅散馬數千分十餘隊每隊一人

揚鞭押赴先至金陵鎮江乃循此壩身大路過江陰抵常熟昭文以及太倉松江直往浙省馬雖填塞於路皆惟意所使旁人相中一馬意欲就買或慮不馴販者不施鞍鐙馭之奔軼絕塵控縱如意及買得畜之則又多倔強難制竊思駕馭一畜術之精者如彼他可知矣

又聞塞外無室廬牧者與販者必至某地一廟交易論價已定馬以廟斛同於米粟之入斛知數後魏婁提牛馬以谷量事實同於此也

海塘

常昭地瀕江海之交夏秋東北風狂海潮每易上溢乾隆十九年

沿海一二里築塘捍禦俾以後有備無患塘高一丈面濶一丈底濶三丈六尺塘外連路空五尺塘內四丈許原戶耕種亦邀免賦以補堆去田畝之苦四丈之內又開塘河五丈河邊連路又空一丈共十四丈一尺一并豁糧是塘西北自江陰君山起東南過常昭經太寶越黃浦東南直接松江石塘共長九百八十四里聞是舉爲邑紳孫莊九夢達與中丞莊公有恭有舊適有建築海塘之議夢達往謁中丞而成其美也自後雖有大潮內地不遭其厄然前之遭其厄者不可過而忘也爲畧述之

沿海潮溢歷來所有而世遠年湮雖志乘可稽均不知其細惟百餘年中文人有筆記故老有傳聞其爲災已不小矣

康熙三十五年本地謠言將有非常之水厄蚩氓惴惴婦子有相對泣者至六月初一日潮溢崇明被災獨重常境

時未分昭文

後壽興

永興等沙內地幸無恙
雍正二年七月十七八兩日颶風拔木虞山吾谷楓林幾爲之凋十九日潮水上岸較康熙三十五年更高三尺沿海諸沙居民多被淹崇明及江北鹽場盡沒本地猶幸潮退較速稻禾花豆頗損人民獲全至後十年之災乃從來未有者也

雍正十年七月十五日太倉劉河海口水面忽來腥穢之氣海舶舵師篙手不可忍避匿艙底十六日早晴霽水面又有異香氣氤飄襲人衣傍晚大風頓起黑雲漫天忽赤忽黃海天半角爛然金

色猛雨隨之俄而潮如千軍萬馬奔騰而來如層巒疊嶂推排而
至水上岸自數尺至於尋丈福山近城地勢猶高沿海居民悉已
漂蕩所異金村非高區次日水已落田莊遠金村僅三里舟尙從
橋面上行王家市高區也三日居民尙乘舟入墅殊不可解江
南自松江上海以至江陰江北自海門通州以至如皋共二十八
州縣被災北風尤猛黃泗浦以西正當下風之衝禍愈慘水之
來也衝突漩洄不可方物直似地中湧出天地爲災鬼神
皆助理不易知不盡由
海而來李家油車內大石磨數力夫不能舉者隨水翻騰過後河
又越水田三邱而後定諸石橋面大石條皆隨水飛舞盤旋越數
十丈或沉河底或止田間橋柱與境亦無不崩壞者 十七日早

內地潮水甫上岸已有數人乘草屋余至田莊與龍橋獲救殘喘以甦壽興沙人也隨風順漂半夜至此幾及百里矣田莊有人行至興龍橋水迎面而至橋面尙露舉步欲上石橋軋軋作聲轉足急奔回首見水又至而橋石盡隨水去矣福山港口一舊戰船破不可修十七日風潮衝至福山城下災民蟻附而上千百人隨潮所之忽遇大樓觸礙樓墻倒壓人盡溺焉潮來勢驟沙上居民多不及備若近內地皆可緣木上屋或附物隨水因腹餒無力致墮於水者十居五六也猪羊雞犬死於水宜矣若水牛習水乃一日夜與波上下亦死諸蛇得樹皆不死人有附於樹者蛇亦不相害潮頭擁過昂首上出人效之得免福山木行張姓婦

臨蓐適潮至登木簿所繫篋簠忽斷隨潮浮至內地產於木簿上
母子無恙 有周姓兄弟同居潮至弟欲與兄同出避兄不肯強
之不可弟與妻出躲一樹得生兄嫂並沒人謂其兄平日事事佔
便宜會使乖者故不得免與 有一人伏棺上浮至塘橋水流迅
急岸上人無可下手忽觸高阜得免食以麥粥指棺曰此吾父也
一路見人附物者紛紛沒於巨浪我伏棺上安穩至此妻與子定
登鬼籙矣號泣悲慟人嘉其孝爲埋棺高阜拜謝而去小長沙民
也 有王姓年八十餘潮夜至二子排父寢欲扶出避稍遲屋倒
二子入水於敗屋中覓父並死 蕭家橋錢某入城其婦與三子
兩女居樓上夜聞風雨非常知潮必上婦呼婢同下樓先運米麥

繼運衣箱薪爨等具喘息稍定而潮已至又思齋中書籍祖遺乃夫寶愛因衝波冒浪往來上下竭力致之少憩又思夫帽一頂係新置掛於所寢之牀又下於水中捫摸得之又思有酒數罇夫所愛又挈婢努力下覓水已三尺矣力不能勝用祇盛罇與婢互相搭手於肩上下者再其長女忽心痛力阻其母不聽方在水扛拖忽聞廳前高墻傾倒聲若雷霆心驚股慄方上樓梯因滑失足而溺婢與子女號泣而呼絕無聲息惟聞風浪嘈呿而已十九日水退得婦屍於樓下其夫歸悲哀治殮不暇細詰及覓酒咸在因得其情乃大慟成疾未幾亦死時浮屍從各港入內見有一隊女子手與手對縛中一婦年約四旬左一女右二女年俱少想係母

女也婦穿綿袖衫月色紗褰三女皆弓足紅鞋下體皆層層結束
浮至李家橋人撈之耳上有金環四副取之爲瘞於高處 小東
門外一男屍浮至乃十五六書生也項繫銀圈欲撈之已隨急水
向五渠橋去 凡溺死者必男伏女仰今在潮急流則仰伏無定
惟潮以夜至寢處者多溺而無衣令人不忍寓目 內地水退遲
而人物不損沿海水退早而人物盡失內地鄉民自十七日至二
十日皆乘舟撈取浮來之物日得雞鴨若干猪羊若干得箱籠者
鄰里相慶有得屍身金銀致富者後一二年中闔家皆死於疫非
分之財可輕得乎 有兩小兒並縛棉花包上村民撈起爭得棉
花有一人獨抱兩兒到家哺之後知福山棉花行張家各附棉花

包上皆不死但少兩兒抱往還之合家大喜知是人種萊菔爲生
養其一家報之西徐墅有錢姓者率兩僕附便舟至海上收花
租余鄉七月非收租之時意棉居停一佃戶家佃素循良具雞黍
情款周至忽一語不合其佃卽肆咆哮錢怒急入城欲鳴官適潮
上居停之家已漂沒矣人不應死於是者又如是被災各圖通
詳上報後發賑凡屋每間發銀六錢人每口發銀八錢小口半之
設粥廠自十年八月十五日至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止共支帑銀
若干

右前人有鈔本潮災記畧余節錄其要以見當時情景如是於
以知海塘之不可不築也是年先曾祖敬庵公散財濟貧力行

鄉黨調恤之義

乾隆十二年潮又爲災當官發賑自後議築海塘

海塘築後塘外田畝改輕其賦歲額每畝完條銀二分漕米二升六合較塘內畝完銀六分七釐漕米九升八合爲甚輕矣

築此塘後次年卽數百里大荒不知者謂爲風水所係此未必然惟自後塘外居民雖仍受潮患而歲收常稔塘內高鄉殷實之家數十年來較前大差似有關於風水十年前海運內地漕米數百萬由海而通之後塘外素稔之區連歉兩年陰陽生剋姑以疑信存之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東北風大作薄暮海上水溢居民竭

力支持冀水卽退皆不事遷徙不意夜潮愈大水及塘半塘外人死無算內地賴有海塘之捍水從通港處湧入十七日早張墅低處水深一二尺高處尙有未沉浸者水色紅黃過張墅二里以往河水不過平岸未上溢也時塘外水已退內地至未申刻河岸乃出塘外田苗不至重傷而民居多壞什物浮積塘邊類皆無著與前事畧同時風轉西南潮又轉沒江北及諸沙災亦相等 余表親瞿文成家海塘外夜半潮至伊父棺停未出爲水激蕩勢必衝倒牆屋家衆推棺使出至門道屋倒幸壓於棺人並從水中竄出升他屋避溺大風且雨之中共宣佛號以祈屋之勿倒次早潮退乃免時塘外情景類如是 內地有塘捍禦近塘六七里卽被水

淹並無衝激之患而潮亦不若雍正十年之大自後數十年來潮雖或上溢又不若四十六年之大非今昔殊也海中諸沙如崇明半海褰帶等日長日大於內地如屏藩然故潮勢較差也

內地棉花亦不至重傷不意水退後又遭十日之雨於是秋成失望鄉民上報時縣公王一切不准至冬窮民無賴倡爲喫大戶之計數人立荒塚鳴鑼頃刻千百成羣共往富家索食吳滙中居老吳墅西二里素有富名以稻草紮錢每人十文以拷拷昇出至橋頭給付次日衆約集吳墅墅人延力夫守巷門持木棍以禦及來者益衆不支而潰余外祖吳尊光家門道屋被拆奔喊於縣拿治有案

徐孝女

女名貞橫塘墅徐義方女也義方重然諾敦古誼一方稱長者有子二曰裕曰昆女四長適高次與四均適錢三卽孝女也女自幼純孝不願離父母膝下矢志不嫁裕昆皆女弟也使專心習業女以晨昏定省爲己事且奉長齋爲父母祈福義方知其意堅姑聽之嘉慶十八年九月女母唐氏病危女私割左臂肉煎湯以進母病立愈家人未有知之者及道光二年時疫大作義方亦染病女侍湯藥衣不解帶疾危女默誓願以身代旣而勢益危醫皆束手女號慟呼天潛入廚下以刀斷左手小指一節有半痛絕於地適族兄某見之恐病者聞不敢聲張使家人扶入臥室如其志以所

斷指煎湯進義方病立瘳遠近親鄰無不驚歎謂女之孝感如是時六月二日也越兩載女母忽於一日欲歸省其弟葵心問以何事女母不言既至唐家卽以猝病死鄉里亦共稱異豈因死生有命非皆可以孝感者與抑使其母病於家孝女又必如前情迫鬼神將不得不曲佑之與後女於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歿年三十有六次年義方亦歿旋於六月女母舅唐君葵心爲請於學憲給孝婉北宮匾額獎之余居張墅去橫塘僅三里義方亦素相識爲述其事如此

漂泊異域

白茆海口在張墅東十里有張用和者其家素以泛海爲業每至

關山東

山海關東牛莊等處
山東膠州萊陽等處

生理嘉慶二年有船號恒利者漂失

無踪同日遭颶又有許浦

在張墅北十里

戴家一船

船戶王盛發

漂入琉球那

霸港國主詢知是中土難民周恤備至酒米肉食胥從厚梳帆舵楫並修整其費幾及千金越一歲有半始得回家國主已爲奏聞朝廷體恤小邦著以所費抵已後貢費盡懷柔之道矣

後於道光三年九月張氏又有一船號源泰已至山東萊陽銷貨

又置豆餅羊皮水梨等貨而返遭颶倒拖太平籃

凡海舟遇逆風
例必備大竹筐

包於大鐵櫃上沉水長纜拖之雖不著海底而舟賴以緩

五日夜至一處入港寂無居人及入

內見烟從山下出登岸探之異言異服者聚而觀意殊不惡旋有知事者至其赤足同衆而衣服有別意氣亦異殆猶中土守港口

之千把總也舟人以筆寫高麗琉球呂宋等號與認彼皆搖手及
寫日本乃首肯因寫我中土郡縣地名示之頃又有通事者至畧
能通語稱吾人爲小唐人令將船再行而入至一大鎮名夾喇浦
停泊云此地去王都八站已爲奏聞矣國王居尊位凡事胥決於
大將軍泊處彼令人看守不使吾人輕於登岸若登岸彼人必偕
行調護舟中一切已缺藉得周濟其米色少黑亦可食其餘雜需
看守者代爲置辦逐日記有用帳一冊紙類高麗橫釘字彷彿中土
書寫半不能識船中豆餅在洋鬆載存者僅半水梨羊皮彼人愛
之多爲取用越日其王諭到令資助所乏然原桅已斫帆無可施
又奏許給乃引吾人上山擇油松一本酌船大小用三尺圍者攜

至船彼人所_{用之}斧式如鋤以手量尺寸倏忽裝就但資用乏絕

告以苦情乃引出港送泊長崎是彼國之大馬頭也彼國都島上極西邊

有大清會館有蘇州人楊姓在其中辦銅虎邱山塘有嘉惠局管日本銅務往來凡六舟

泊乍浦上下向借紋銀二百兩彼人引送開船交琉球琉球又轉送至

山東海口乃尋海道回家四年五月初旬也索銀者已先致信來

家矣攜回其地之大魚腊塊大如拳如臂脊肉也呼木魚甚硬薄

片之亦不可口又有貓小耳形稍異捕鼠甚力

日本服式男女不甚可辨男不畱鬚女不帶環身並穿海青官長

海青紫綠色襴摺亦異庶民則青布黑布為之內不穿褲赤足穿

草鞋官長則穿短襪頂髮前半皆剃去後髮聚而撻之翻轉約半炸於前

如扇剪之使齊以飾觀瞻人身各攜一梳一小鏡與膏沐之物朝必梳洗如式房屋畧如中土內無桌椅入則賓主席地坐米麥猪羊雞鴨所同惟時十二月見菜花麥浪已儼如三月錢用寬永通寶錢該國痛絕西洋天主教故西洋人無敢一至西洋貨物如羽毛嗶嘰白鳴鐘表之屬亦無敢攜至一物者銀用紋銀洋錢無影長崎鋪戶畧如中土亦有混堂男浴已畢則女繼之當地亦有龠劣女妓肯與異方人接引

視其攜回帳簿上書稱吾中土人爲小唐人船爲小唐船茶酒等字可識其餘難辨因考唐代疆域固較小於後代然海外島夷口角至今不改可知日本在前必夜郎自大至長崎有蘇州人辦銅

係有撫院文憑實載會典可信

凡海洋近內岸水常渾或混黃泥則其色紅黃稱紅水洋出外水清味鹹深二十托水色月白深三十托色轉青深四十托成油綠深五十托則漸黑深六十托則黑如墨矣若取水起視則其清如一其鹹亦如一舟中柴米均置足水則甚珍每日人只給一盂洗沐並廢鹹水不堪入腹并不宜浣濯也在洋中微有泥臭時聞於鼻以鉛筒取起水底之泥色並黃或軟或硬不一定黑夜人溺於舟旁水面濺起水珠如火星有光故暗中擊水可以生光而視舟被巨浪顛播舟中人如坐浮雲恆多嘔逆行走必倚壁板方免傾跌睡不用蓆滑則易傾也 舟乘風顛播舵尙有力若大風初

靜浪猶如故而舵上無力舟橫受浪更可怕 若南風狂數日忽
轉北風其浪愈猛愈大舟落浪槽桅檣不見其末舟掀浪背腹底
並露其骨 近岸水淺水草之多畧同內河有一種花與藤並似
番瓜云水番瓜未知其結實何如也

水雹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五日未申刻有狂風自東北來驅雲陣天地
爲晦雷聲連續不斷水雹隨之計所經之地濶不過三五里而我
張墅適當其衝在田鰲麥已將收割小麥亦可望有秋忽遭此變
並成齏粉雹積陰地兩日大塊如拳者尙未化盡麥子著土而萌
青青如初種百年罕觀事也厲雪鴻

太倉直塘人早喪妻一女已
嫁無子借居許宅訓蒙子身

已二十餘年人品高雅好吟咏
學頗博時年七旬手不釋卷

有古風記其事

庚戌清和纔五日赤日行天氣炎熱俄聞風從東北來撼戶排
窗勢甚烈一聲雷轉阿香車半天雲潑張顛墨狂飈陡疾走沙
石拔木掀天髡樹葉陰脇盛陽凝冰雹大者碗盞小棗栗洞牆
粉瓦屋振動七十老人心膽裂龍去西南煙霧收忍看南陌與
西疇二麥摧殘木棉盡農夫叫苦空淚流吁嗟乎三時無麥農
夫餓九月無衣寒更苦無食無衣世仍富處處村農喧社鼓
是日鄉城俱有神社遊人被雹打傷者甚衆

難夷

乾隆庚戌四月余鄉受冰雹之災而海洋狂飈舟楫多遭摧敗有

琉球船打壞任風漂至白茆港口其船夾底原人在船者不知其幾所存不過十二人其人衣服自下兜上如大袴然中一尊者畧似道裝與人爲禮如女子檢衽言語不通船上所存惟紅木等物亦已無多情形窘迫報官來勘爲置其人於邑之方塔寺給口糧其人喜食蠶豆行於市見象棋攤能知著法後詳報上臺令將原船拆賣適有其國貢使回國過蘇乃以十二人與之帶去

六國馬頭

今人類以水陸交會之地曰馬頭太倉州城外有一處地名六國馬頭土人猶能舉六國之名曰大小琉球日本安南暹羅高麗也前朝以來劉河吳淞江皆廣闊六國商販聚集雖不若粵海澳門

等處而馬頭之名迄今不改

知命得吉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能喻此已秉非常之福乃并有因此得吉者柳南續筆記吾邑扶桑孫公承恩登順治戊戌進士其弟暘先一年秋舉北闈被劾遣戍同產兄弟當坐臚傳前一夕上閱承恩卷至表中克寬克仁止孝止慈頌語大加稱賞拆卷見其名遣學士王熙問與孫暘一家否熙馳出禁城至承恩寓語之故且曰今升天沈淵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禍福命也不可以欺君父熙故與承恩善既上馬復回顧曰得無悔乎承恩曰雖死無悔熙馳去

上猶秉燭以待得奏嘉其不欺遂定爲狀元

雷擊多人

從來雷火擊人不過偶傷其一惟嘉慶十年時周涇口西墅梢夏月當地好閑者以茶聚一廟內樓上下雨桌抹牌雷一擊穿屋直下樓上下共傷七八人後皆未死 道光丙申六月蘇城大雷雨雷擊數處在飲馬橋南吳姓爲閭門洋印店管數其婦與子在家出缸底餘水以受天雨雷一下母子皆斃余適過此入視見婦年約四十子年約十三四並橫屍可憫子右足脛熟羅夾襪被燒一處如拳大焦黑色餘無他異又知大仁坊同時死一人傷一人亦實其餘傳聞而已 次年丁酉常熟西城門外米鋪比屋皆王姓五

月十一日雷一擊王姓店主三觀之子死在樓上斛手二人死在樓下間壁孀婦戴氏以夫死服滿延道士設醮倩其父來家經理其父亦死又有近鄰武弁之子亦王姓來觀道場傷足後無恙此與城東門外死屍不腐爲一歲中兩異事

妖神惑衆

後漢循州盜起有神降博羅縣民家大言許縣吏張遇賢當成大事羣盜信之附以爲亂不久敗其徒執遇賢降戮於金陵之市本朝康熙四十年時浙西裘陳珮厚齋爲陝西西安府涇陽令其鄉有妖憑人而作神言索建殿宇以妥我神否則降災一方使無子遺衆方疑信有一士過而謂其爲妖時皎日當空忽霹靂一聲

士倒於地衆駭懼祈禱許爲立廟士乃甦於是羣聚鳩庀斂錢及於城市爲首者身披黃楮臂點肉燈多人擁護行道阻塞厚齋擒爲首者杖之焚其楮滅其燈聚者一鬨散而作神語者恍如夢覺方共信爲妖 自古妖興或藉乩書或假巫口或竟憑人憑物憑空作人語稱神降皆因人心易惑而亦因一方衰運所召至云能作霹靂自必附會惟繩以官法立即解散而滅所必然也

浙人戲對

山舟梁同書爲浙省名人書法獨絕然乞請太多有數年無以應者東墅謝公之子某屢請延約忽然動怒竟送老拳猝不備倒於地衆爲勸解一時傳爲美談同時又有某中丞之太翁喜佞佛濫

施捨中丞清廉食祿亟難應命太翁恐失信佛門潛往雲林捨身
亟與勸回一時亦傳爲奇事浙地文人善爲對戲製一聯曰公子
揮拳老學士斯文埽地太翁削髮大中丞不孝通天對句工矣然
中丞有何不孝余故誌之爲輕弄文墨者戒

文宗出題

雲楣彭公元瑞督學江蘇好爲遊戲多巧思案臨玉峯點名已畢
有鎮洋縣補考二生到一生出題洋洋乎註中庸鬼神章一生出
題洋洋乎註中庸大哉章隨又一生到出題洋洋乎註論語忽更
有一生後到出題少則洋洋焉又案臨他屬見一教官姓王面麻
其行二適是日考四縣出四題王二麻子其他類是傳聞是年彭

公進京恭祝

萬壽奏對之下立擬入題是臣事君以忠彭更問曰恭而安祝鮀治宗廟天之高也子男同一位萬章問曰年已七十矣曰臣每題取上一字是臣彭恭祝天子萬年也

天顏喜悅又十年前辛公從益來蘇出題亦多巧思有入場犯規者擬放劣等教官求恕以初犯因罰重試出題跳號者先生之號則不可失寫詩題下五言六韻者小子何莫學夫詩出恭就號口自便者恭而無禮此皆所謂善戲謔今不爲虐今迄今兩屬文人猶傳二公之佳話焉

顏公善射

乾隆甲寅余在滇見顏公檢時爲知府帽帶花翎云由射箭邀恩也前於某年在京一日

皇上御宮門觀箭自王公大臣以至軍民人等咸來獻射於前顏公時尙未達以監生與射三發皆中紅心

皇上奇之云此必是我們滿洲人召問則漢人也愈奇之著再射一箭却又中紅心

天顏大喜遂賞花翎時署滇撫費公淳聞言欣羨卽懸牌示明日轅門看箭於是文武官員咸集而射射畢費公亦自援弓三發竟不一中大笑而罷夫費公文人也位雖至統屬文武究何能強所不習乃姑以試之大衆之前若不妨示之以拙此足見公之度量

寬洪器宇渾厚能載大福故自後十餘年中由督撫而至大拜壽考令終也

割肉致祭

羅將軍名思舉四川東鄉人少時任俠負氣以事拘禁嘉慶初川楚教匪竊發東鄉縣侯張公寧陽奉上官令招集義勇侯深悉將軍忠勇有幹才乃出之於禁并出將軍所有案卷盈篋悉舉而焚之囑令率義勇勦賊將軍感涕受命輒立奇功十年閒位至總鎮及各軍凱撤張侯已故將軍思有所報不可得擇日設筵上供張侯神位牲牢酒醴畢具將軍灑淚祭奠忽解佩刀割臂肉一大盪就火炙熟匍匐而薦之血盈襟袖侍者莫不震驚駭絕淚汗交流

而將軍從容成禮若無所苦吾邑黃韻山泰宦於蜀備知其事歸田後述諸里黨爲著論記後多題咏不及錄

當教匪滋蔓時軍前足任勦辦之事者以楊公遇春桂公涵羅公思舉朱公射斗四人爲最著惟朱公因奉檄邀賊奔走一晝夜喘息未定卽遇賊戰歿事與宋之楊業明之曹文詔同一可慨餘三公皆立大功受高爵而羅將軍富貴壽考今杖朝杖國尙膺顯秩於湖湘乃前因莫報張侯之德至於割肉祭奠其義烈何如然張侯識英雄於縲紲之中能使共平巨寇亦千古之人傑哉

徐癡

康熙時崑山徐氏兄弟並掇巍科膺顯秩長乾學康熙九年庚戌

探花後爲刑部尙書次秉義果亭康熙十二年癸丑探花後爲右庶子

三元文立順治十六年己亥狀元後爲戶部尙書大拜迨數傳而衰

士子赴崑小試輒生今昔之感有徐癡者司寇元孫也家貧失業

日抱三絃琴往熱鬧場索小施捨幾同乞丐矣嘗見多士環之嬉

笑余曰諸君子勿以爲偶然也顯達如徐氏子孫不慎而至是今

各屬文人具在將來豈無高發如徐者乎此殷鑒也蓋知勢位無

常則視富貴當何如若知積善有餘慶則處富貴又當何如或告

余曰徐癡最陋劣人或少假顏色卽拖住索錢他丐不至是也伊

本不至赤貧居常毫無籌畫得錢惟知奉母而已余聞而驚曰果

如是耶是孝子也我儕誦詩習禮毋爲乞兒所笑因小爲施子後聞其母已死徐癡遂不知所往則從前之所爲直爲奉養故也安可輕哉

貞尼守戒

女子貞淫各本乎其性閨門自守者固然卽出家爲尼亦無不然常熟城北旱門內有直指庵所居老少六七尼戊戌七月有少年朱某潛入是庵與一少尼並縊於房是和姦有故而莫可如何也夫人好穿穴踰牆度事無可挽以至輕生豈非自作孽不可活此反不如無錫之惠山洞庭山之相公廟帶髮修行者習經懺亦習彈唱當地佛事類以尼代僧而尼庵之房幃華潔趨奉溫柔紉褲

子弟俱作狹斜遊焉同爲無恥彼不過與妓院等耳不聞其爲害若是也數年前有縣公某蒞其邑盡拿若輩到堂吊屠戶衡豕秤權其軀體悉照當時肉價官賣今不識其地復何似矣然尼亦有貞修不可概沒者爲另誌於左

陸墅西北一里有王姓妻某氏夫亡撫一女守節女長地方無賴涎其色氏因與女並視髮爲尼捨宅爲貞德庵

俗呼姑墩庵

矢志清修

旋有人家養媳乞食來庵詢知因貧被逐無與憐恤因使人問明其夫家亦收留爲尼取名自修教以勤修操作頗能理會及長夫家欲率衆來奪自修恐累其師密自縫其裏衣令夫家來娶旣往托言光頭不堪爲新婦須蓄髮彌月且隨孀姑寢處至二十七日

得聞自經聞於官邑尊林公象祖給戒行貞一匾獎之時康熙十四年也統兩事而觀流芳遺臭判霄壤矣

軍功翎頂

同邑蘇仁齋景詒園公去疾之孫虞樵載長子也與臺灣府知府王公衍慶爲中表兄弟往與經管鹿耳門事務忽逢臺匪蠢動提督某公統兵出討懸示有願隨馬足立功者許來轅門投効仁齋應招次日五更取齊黎明啓行卽隨而往爲掌書寫筆記雖切近打仗處所不爲懼提臺壯之事平賞白頂藍翎道光十二年事也旋回常里黨奇之以不藉仕宦而能立軍功者我邑前未有也

附紀臺灣事畧

臺灣於康熙二十二年入版圖姦民已十一次生衅康熙三十五年吳球四十年劉却六十年朱一貴雍正九年吳福生乾隆三十五年黃教五十一年林爽文莊大田六十年陳光受陳周全嘉慶五年汪降自後又聞有蔡牽之亂胡杜侯之亂十五年許北道光四年許尙事平爲築鳳山城費十一萬

附蘇氏閨範

杭州查梅史揆

甲子舉人曾仕直隸歷任知縣陞藥州知州

有女聯姻蘇仁齋弟

乳名

東未嫁夫死女年十七也告父母不別配且言送父母終後必

歸夫家至二十九歲父母喪葬畢令兄弟致其意歸蘇門如嫁禮女通詩文且長於寫生兼善山水而以未亡人自居雖尺縑

寸幅不流傳於外言至寡從不絮及家常事亦從未見其啟口
笑事孀姑至孝姑有疾湯藥問視爭妯娌先侍立牀前終日不
倦與家中伯叔諸男子面見應答外不別通一語戊戌女年三
十二有隨媵女名秀環少女三歲爲女感化誓願奉侍終老亦
無異志又余孀蘇元禧載胞姪也伊弟妻言氏舉人廷璜女亦能詩
畫而明道學未嫁值姑喪已能盡誠及歸凡祭祖先必沐手盥
口以昭其敬與余女爲妯娌最相得嘗謂余女曰我等不能轉
移世俗亦不可與世俗波靡二者皆閨範足式故著之

大木來港

蘇城中北寺元妙觀一僧一道爲兩大廟嘉慶二十二年雷擊元

妙觀大殿中西北一柱支持重大勢甚可危然其材遍選東西兩
滙之料無以易之是冬我邑福山港漁舟出口遇水浮一物視之
巨木也擬牽往江北售賣半濟風阻而回再往又如異之姑曳
入港則風水皆順直達縣城東門外言港橋停泊觀者如堵余亦
親見是木大可兩圍有半水苔青綠滿其上而中不朽首刊崇正
三年四字正年兩字甚分明崇三兩字模糊以意度之良是郡中
人出錢數十千購去而毀仍完固夫天生巨材上刻前朝年號諒
已因工入選乃選而未用浮沉於汪洋浩淼之中歷二百餘年之
久航海艱難卒無遇合一旦自來以供要用此與獐園所載福山
大慈寺建轉藏殿少一梁材海浮大木濟之其事前後畧同

獐園所載

一切並不足信特此
事或不誣故引之
此而必謂事出偶然不免立言迂腐如謂三
清靈應則非儒者所宜信殆巍我廟宇香火運隆或鬼神弄其巧
以應其運未可知也若信爲靈應已備著其戒於鬼神篇矣

附記道光十四年太倉開劉河常昭開白茆崑山有農治田得
石獸隨方向求之得石碑知爲郊公亶之墓前人明水利者無
過郊公也此與前明耿公知我邑大興水利而李墓塘底得一
石上有耿公渠字其事亦同乃知凡事皆有感應皆因乎運也
若以此輕信鬼神必大爲所悞

明代孝陵

明代陵寢自永樂北遷之後十三陵並在昌平州地界惟太祖孝

陵在金陵朝陽門外東北三里鍾山之麓

本朝優崇勝國著陵戶看守規模如舊閒人不應入問諸看守者

曰朝陽門外由大道半里卽孝陵頭門正南向

不依指南城

如城牆一

方發三圈今門已久無左右牆垣亦無入去不遠正中有巨碑敘

太祖一生事業本有碑亭今上覆全失惟存牆圈碑後路轉左向

西有小溪跨溪有小石橋今亦圯過溪一路兩旁對立石麒麟角

端獅象駱駝馬各二對路又轉右向北兩旁各有石柱一名翁仲

一名仲翁過此又有石將軍四石內官四亦兩旁對立前路少東

有大石坊已倒過去又向正北有小溪跨溪有小石橋五圯者已

二過去上石級朱門一正兩偏

此門左右並有牆圈直環後山人不能入門內前殿中

並列五碑中碑正面刊治隆唐宋四大字餘皆刊 御詩恭錄之
崛起何嫌本做僧漢高同傑又多能每當巡省臨華里必致勤虔
謁孝陵一代規模頗稱樹百年禮樂未遑興獨憐復古非通變反
使燕兵覺可乘乾隆乙酉暮春月上澣御筆

金川不守景隆城

燕王棣張蓋金川門外而李景隆迎降

壯哉叩馬御史楹

御史連楹假作

叩馬欲刺棣不成被殺

先謁陵乎先卽位

燕王欲卽位楊榮進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則已懷勸進之意

楊榮却異姓連情

姓連情三人皆不屈楊榮豈能及乎

金陵蒞止爲巡方展謁龍蟠奠桂漿保護遺規崇勝國紹承 家

法禮前王開基洵是過唐宋繼葉無能鑒夏商形勝不須矜壯麗

惟 天佑德慎周防乾隆辛未暮春御筆

佳城三里近都城舉眼可瞻簷與楹彼子孫如無心可有心歎彼
若爲情乾隆庚子暮春月下澣御筆

嬪謝都關 天運乘攘除非自本朝興代爲剪逆當方革豈是因
危致允升常禁里民闌採木還教衛戶謹巡陵省方近撫 前王
蹟殷鑒惟懷惕倍增乾隆壬午暮春月下澣御筆

前殿後乃大殿大殿周圍石欄三層細雕盤龍石柱百殿宇七間
兩披中間闊約三丈左右閒約闊各二丈中間設暖閣內橫案桌
桌內兩椅並排正向

椅角各四
皆雕龍頭

椅下有墊使與桌平上並設二位

一書洪武太祖高皇帝神位一書孝慈高皇后神位後又各有一
小位盤龍邊暖閣前重疊木坊五各書年月於上一

順治十八年
康熙六十一

年一雍正十三年一乾隆六十年一嘉慶二十五年凡都統致祭一次則建一坊大殿後又有朱屏遮隔其門三內場寬廣過小橋至寶城亦如城牆一方中開一圜洞行入步步向上至後穿出寶城地勢已高即可轉上寶城四望城後山上樹木陰翳因在圍牆之內故無牛馬損傷自寶城至正殿前殿皆向正南又出前門紆迴而至頭門約共三里

雞鳴山十廟

金陵雞鳴山十廟明成化年重修彭時有記一北極真武廟二祠山廣惠廟三五顯靈順廟四府城隍廟五漢壽亭侯廟六蔣忠烈廟七卞忠貞廟八錢武肅王廟九衛國忠肅廟十曹武惠王廟現今十廟屢修復存石上記曰癡虎廟財神廟高王廟蔣王廟張王

廟草王廟帝皇廟關帝廟城隍廟梅將軍廟

石橋堅壯

金陵城垣堅壯

高四五丈厚一二十丈

而石橋亦相稱旱西門外石城橋水

西門外覓渡橋聚賢門外長干橋通濟門外九龍橋並濶四五丈

三楚大王廟前之賽紅橋濶至十五丈簷曝雜記閩地多海汊而

取石易故多長橋泉州府所屬如洛陽橋

即惠安橋

長三百六十丈

四圍

七通濟橋八十餘丈順濟橋一百五十餘丈大通橋三百餘丈餘

安橋三百餘丈盤光橋四百餘丈東洋橋四百三十餘丈安平橋

八百十一丈其他長三五十丈者指不勝屈也福州府之南臺橋

長不及洛陽而廣過之然閩地長橋雖多而廣不過二丈有寬欲

比金陵諸橋之堅壯皆不逮也

報恩塔

遊金陵者當以報恩塔爲第一名勝綠琉璃九級檐桷椽題純用磚砌不支一木內四壁皆刊金佛像層疊而下晴日照耀綠色遠映入雨花臺海忠介公祠內書室中

室有塔影橫窗匾

塔五層以上關鎖

不令遊人得至外有印成塔圖并志攤賣諒非無本姑錄備查

金陵聚寶門外浮圖一基孫吳大帝時始建寺重修阿育王塔名建初寺晉簡文帝改曰長干寺唐高宗顯慶年廣修廟宇改曰天禧寺宋太祖乾德年改爲慈恩旌忠寺元順帝時火燬明永樂十年北遷因報高皇帝后深恩於六月十五日興工宣德

六年八月初一日完工勅工部侍郎黃立泰以大內圖式造九級五色琉璃塔一座曰第一塔以揚先皇太后之德塔高三十二丈九尺四寸九分共用銀二百四十八萬五千四百八十四兩頂上鉄圈九個方圓六丈三尺小圈方圓二丈四尺計重三千六百觔頂層鎮壓夜明珠一粒辟水珠一粒辟火珠一粒辟風珠一粒辟塵珠一粒黃金一錠重四十兩茶葉一擔白銀一千兩明雄黃一塊重一百觔寶石珠一粒永樂錢一千貫黃緞兩疋地藏經一部阿彌陀佛經一部釋迦佛經一部俱鎮壓在內又

御書不二法門赤烏靈梵匾額懸奉嘉慶五年五月十五日寅時
雷逐怪蟲此塔三方九級損傷發帑修理於七年二月初六
日開工六月初二日告竣而此塔煥然重新矣

雨花臺

雨花臺又名聚寶山乃一大沙堆也中皆石子偶有瑪瑙石在內
凡沙皆水底衝積石子必山足水灘所有山今安往水今安往留
此上古之蹟孰能以意推求若雨花則梁武事也

莫愁湖

湖在金陵水西門外約寬廣二里昔有美女莫愁居此湖因以名
湖南岸有華嚴庵內多亭臺廊榭遊人入庵憩息水綠荷香實多

佳趣又有勝棋樓傳聞明太祖與徐中山王達棋於此樓以湖輪
與徐氏收湖之利而不賦登樓憑眺則全湖之勝在焉樓懸中山
王畫像一軸冠冕垂旒身被五爪龍袍面色微赤威勢雄壯鬚眉
勃勃有生氣似四十餘歲人王爲有明元勳第一戰討所向不嗜
殺人可與擬者漢諸葛亮唐郭子儀宋曹彬元耶律楚材古今不
數人微末之士得仰儀容誠厚幸也楹有聯曰先世著勲猷憶當
年龍虎風雲楸枰一局熙朝隆享祀忻此日蘋蘩湖沼湯沐千秋
樓之下懸莫愁畫像雲鬟螭首淡墨描成聞此兩像皆馬士圖所
繪也嘉慶二十年庵僧恆峯輯莫愁湖事蹟及題咏彙爲一編曰
莫愁湖風雅集太覺繁多余祇錄汪度二絕姚鼐一歌於左

風裳水佩是耶非一去香空竟不歸惟有舊時雙燕子春來還
傍畫樓飛

湖草萋萋湖月明隔城峯翠可憐生文通彩筆竟消盡只恐愁
心畫不成

四月春風猶未已吹蕩春煙與湖水水上青山何所似擁髻莫
愁明鏡裏風生水軒三面迴白鷺鷺空際來山光半入城囊
括湖影全將天蕩開當軒俯仰人閒世莫愁尙得留名字坐上
山川處處奇曾中今古時時至君不見英雄誰似中山王一杯
昔對明高皇山陰墅賄謝太傅肥牛亭賜張安昌徐氏到今取
湖稅軼事傳或非荒唐軼事縱傳何必詳元勳極貴同泯亡春

水滿時春草長湖波澹澹漂夕陽欲喚莫愁歌一曲四座賓客
各盡觴顛毛日夜生秋霜何暇遠計千載事石室金匱求芬芳

靈谷寺

出朝陽門由大路八里至孝陵衛市肆冷落長及一里入市處有跨街大石

坊上書諸司百官至此下馬前明重陵寢之制也過市二里荒野

中有石砌兩面如牆者上無字覆即名山門想因圯頽至此即俗傳跑馬關山門者是

也又里許至靈谷寺明太祖因建孝陵遷寺於此前為無樑殿後為大殿又後

上石級為後殿再後又上石級為塔殿寺極宏大似稍麓率前場

草中臥鐵物式類錠勝長五六尺厚半尺重可千鈞名霹靂鉞地

近陵寢多石工意是運重之物大殿上有短石碑恭錄御詩

蕭梁靈谷寺昔據獨龍中明卜元宮址新移碧嶂東於今四百歲
不改八禪風壘壁拱雲殿雕瓊做月宮蟠階松益翠倒井葑銷紅
佛地何興廢憑教萬慮空乾隆辛未暮春月下澣御筆

有餘不足

有厚福者未嘗不巧而不見其巧智慧藏於渾穆之中斯大器也
若人見其多巧必不能強記見其伶俐必無有遠謀物莫能兩大
理固然也

知味

古人於味鶯能知黑白雞能知牛露水又能知石頭城下殆皆附
會然川江一流巫山三峽之水有別嚴江亦一流而七里瀧之魚

加美卽如我鄉潭塘其地只數里而其蟹亦加美夫魚蟹游行無限制是處何以能獨異則又何疑乎古人之能知味也

班答爾金

乾隆四十年兩金川平兇穢掃蕩尙有小兒女數百請命將軍將軍曰古之人恭行天罰者不嘗曰罪人不孥乎於是文武各官將此等小兒女分爲奴婢以全之余祖姑丈錢貢金鋆爲川藩分得兩童並帶回常一名答爾專布旋往浙閩一名班答爾金後年十七八曾隨到余家輕遽挑達身有羶氣習本地口音語言不異人指爲金川異種則怒年及二十死

答爾專布

達夫錢受椿貢金次子也捐職知府屢躋投閩省軍營効用由府道任臬事答爾專布服役忠勤及達夫伏法爲之覓棺收殮不憚水旱數千里昇柩得回原籍更隨侍達夫兩子遣戍伊犁則不憚萬里之遙矣及後邀恩赦又隨回常熟旋見兩子並無人品不可理諭遍告族屬亦無如之何竟抑鬱成疾死錢氏曾以婢配答爾專布生一女名鳳未嫁性誠篤今已五旬餘矣達夫前後爲官二十年隨人非少一經勢敗皆鳥獸散答爾專布一夷人耳竟能真誠効力歷險阻艱難盡瘁以至於死此人豈易得哉又可知凡人外具五官必內全五德小人從欲失之君子好義得之東海西海心同理同信夫

史氏貞烈

達夫淫蕩不檢一生過失可云非細乾隆六十年任閩臬伏法所生三子皆孩幼及後長成並不習上長月培放蕩無與爲室至道光年來張墅依其舅王氏家及二十年冬死幼子於嬰孩時過房同寅范姓家富且貴住京師及長家資爲之蕩盡死亦無後次子某先已定姻史氏常州大姓也至道光九年某已不殊乞丐矣或爲之道達史氏史答書招之族衆稍與修飾而往路經無錫黃埠墩猖狂挑達而溺於水史女知之聲色不改但將一切後事分派周遍并囑必告錢家爲之立後家人知其志在必死力爲防護女笑言自若竟不食親屬反覆勸慰女無一言但含笑而已水漿不入口形神漸倦越數日而死此非立志至堅從容就義者耶同爲

貞烈以視夫懸梁抹頸赴水投崖一時情迫可以意氣致之者相去復幾何哉當時卽以烈報官列於旌典錢氏卽爲立後以如其志切歎夫也不良至於若是而女子貞烈又至於若彼兩造其極眞上智下愚之判也然人窮乃見節義安常處順庸人之幸何必皆志士仁人之幸人戀數年庸福棄千載不朽之名奚爲哉特常人必不能至此而能至此者率性而行初未嘗計及名也

雪烈婦冤

貢金錢鑒多善政其攝紹興府篆時民有妯娌三婦皆寡長婦撫幼女清潔自持兩嬖與傭僕曹千鑑通忌之適天暑黃昏後兩嬖邀其納涼於庭預囑千鑑踰後垣入伏其牀下迨長婦回房熟寢

千鎰出而強私之婦力拒大號千鎰恐扼婦吭氣幾絕竄去婦悲憤自縊女僅九歲呼救已無及而兩嬸恐嚇之戒不得洩然鄉鄰並知之矣鳴諸官千鎰以役滿已歸鄰族妄控爲詞前官未能窮詰貢金蒞事反覆推鞠無佐驗不承因褫千鎰衣驗其胷有爪痕三路直至腹千鎰尙以搔癢爲辭貢金問搔癢之痕應斜不應直且豈有三月尙在者喚其女至內廨委宛叩之則泣然流涕悉吐實千鎰乃不能質坐死烈婦之寃以雪

出遊知戒

名山勝地游人雲集剪絡扒手皆冷眼窺探以伺其隙盜賊無賴且設圈引誘俾墮其術蘇州虎邱觀音山杭州天竺靈隱寺諸處

爲尤甚余鄉數十年來屢有不曉事者往受其禍如二十年前某
墅有兩家結伴同攜女眷出遊珠翠裙衫備極華美舟泊山塘夜
靜爲盜賊割斷繫纜輕拖至荒僻處明火執仗劫掠一空無顏報
官隱忍其事深夜潛歸女眷幾欲自盡爲一生話柄

又有鄰邑某家攜女眷往觀音山進香畢出立廟門擬翻山到范
墳一遊適見有兩轎擡兩人自彼來歇定給錢頗和協因令兩女
坐其轎行上山有前來者三五人僞作口角爭鬪攔路使隨轎者
落後兩女被扛至山僻處衣衫剝盡四覓不得急鳴於官幸官長
嚴明立著捕役隨往嚴拿有丐子言每處山後有兩女哭泣因一
面急往尋覓二女一面卽拿丐子到官訊究果得正兇丐係同黨

並置之法而事已不堪歸難與衆分明并爲門戶之玷

近歲鄰墅又有糾女伴進香天竺者游走湖隄力怯路旁有小轎招攬扛擡問價不昂從之扛擡疾走隨者不能及被至僻處剝盡衣衫追尋得已大不堪回舟賄舟子歸匿其事久之始有知者

又有某結伴趁糧艘北上者艘泊黃河岸見岸上多柴堆

夏秋河流宛惡

則以柴包土束成大細以禦畏潰

適欲方便因以煙筒吸一火上岸覓柴堆後僻

靜處忽被六七人猝來擒拿說是放火

是處火禁素嚴

不可與辯綁卡房

中以刀破腹立刻隕命同人亦無可如何留某關切者一人在彼理論餘不及顧糧艘行矣

又有士子趁糧艘北赴秋闈者過山東地界忽抱病猝故覓薄棹

殮之糧艘例不留棺爲置棺於岸旁荒地而行所隨一人又昏不知事未切地名未爲寄厝及到家報知往覓且不知置棺何所一路留心觀看約必在彼地數十里中荒草相似者多而棺不可得該地竊棺棄屍者往往有之也

笑柄

四十年前蘇撫院長公在省辦抄籍家產事已畢恐有未實以便服微行往聽衆口云何不意該處地保已識公面隨公行過麪館邀公喫麪公竟入與衆雜坐衆莫識也麪畢公以身未帶錢地保爲之回帳公回衙傳三縣吩咐要還某處地保麪錢三縣色駭請示得實立拿該地保予四十重杖上覆公大笑曰此無知小人也

一
杖四十則幾乎不活矣

又有某官善詼諧出差回覆適撫院燕會卽席傳問畢撫院曰在席無可解頤聞爾善詼諧能使衆賓一笑否某官曰在下奉差到兩淮彼處最多妓女若輩丈夫俗稱忘八那知忘八不少卻盡是小孩何也撫院與衆官俱不喻其意曰難道這些忘八竟無有一個大人者某官曰若說大人在下如何逃咎於是哄堂大笑

又有甲乙兩人挾怨相遇於茶坊立即扭打乙力不敵大呼救命適撫院前過著拿喊者交吳縣審問乙供我受打無如何而喊不知是撫院縣公說你爲鬪毆細故便敢越控撫院刁健宜懲枷號

三月

十年前有舟子某往蘇卸載回過漕艘旁聞艘上男女口角非常推一十七八歲女子墮水某急爲救上已舟艘上人喝令勿救任他溺死細詢之知此女不容於繼母也某爲勸解女父母必不相容曰爾旣救之卽爲爾妻可也某年二十四正覓妻不得商於同伴往說艘上謂口說無憑忽得佳偶歸家動鄰里疑也須認明岳婿妻有其家方可無碍女父意回許之某乃假僮便衣帽倩能書者寫帖往拜岳父母女父究有憐憫之意將女奩具衣飾與之又私贈以百金某大喜過望拜謝領回女善操家某賴此棄操舟而擇別業不數年家小裕矣

江湖之技

余曾見婦女四人大婦約四旬少婦二十餘一女約十七八一女
十四五在一二丈地內相與往來行走而各翻筋斗甚捷幾使圍
繞聚觀者不及見但見其足一蹶已全身翻轉褰衫並無風鬢髻
並不撒行走仍如式也 又兩婦各騎一馬兩來如飛相值則易
馬而過 又攤大碗九隻於地是婦騎馬如飛過則九碗已盡收
上馬去矣 其最少女尙未發力是童體也願與人較技以賭錢
帛衆湊集錢二千倩鄉中負大力者試之立被傾跌詎料纖纖弱
女長大漢竟非其敵乎

嘗至熱鬧場見有人赤上半體以竹圈二試套於身則僅能容其
身非綽有餘者將兩圈上下疊置於地勉使不倒其人頭向上圈

中伸出則身翻筋斗而過毫無阻滯兩圈儼立未倒也 又見一人倚門立一人以刀擲之刀牢插於門頂與刀著而未傷也再一刀擲向左一刀擲向右各釘於頸旁門上亦相著不傷觀者慮其太險彼則行所無事也 又一婦仰臥於地攀雙纖承梯兩足梯豎立不倒更有一孩子步梯而登至頂乃穿梯層級而下梯立如故

十年前在城見一男子身體短小似十五六歲面貌似必二三十歲人矣腰插三刀一手攜三足竹架與單皮鼓一面一手持三槌沿門乞食立竹架承鼓兩手上丟三槌而下著於鼓成節奏與其歌應和可聽索施捨一文錢而已若與錢七文令丟三刀則擇空

一現集卷之二
場而施其技丟三刀盤旋高下或蹺足則刀從跨過反手則刀從背轉忽高擲一刀上數丈落下則又與兩刀湊合如故其刀長八寸把半刃半刃頗利其丟擲握持竟不一悞厯觀人之技能可至於是方知古來名將練兵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其才畧固大過人而其訓練亦必不等尋常也

拐騙須防

五十年前蘇城始見淒涼黨或裝重孝之婦而稱喪夫或假斯文之士而云落難其人雖亦盜賊之流而乞人憐憫以墮其術與強詐猶稍異近二十年來又有碰詐摩肩鬬市以破碗擲地云失參劑扭索賠償雖奉官禁而卒不能絕此必與地保串也若責成地

保扭解應可禁絕若拐騙之巧小說所記已多近又有二事

十年前邑某綢緞鋪忽來一人看綢緞似是鄉間富家管數云辦喜事揀擇三百金貨物出銀一錠爲信坐而茶徧詢各夥名號其人更至錢莊則托言某綢緞鋪要兌銀二百兩先帶淨足大錢二十千爲樣出銀與看似不甚精邀莊一夥持銀來鋪其人卽呼鋪中一夥名號令將銀平之不甚合凡鋪進平必異出平乃命隨來莊夥坐而與茶自持銀云至間壁準平試驗則懷而走矣錢莊疑鋪串拐鋪則疑莊串詐至相涉訟

蘇城一皮貨店有貂套閱二載未售忽有水晶頂客官坐轎過轉面視鋪似有畱意及轎回入視此套問價索三百官笑曰此地非

京師祇值二百今不暇明日來講乃去其從一人私囑店中要後文十兩助成交易翌日官便服隨二人攜銀步來既坐言京師事務無不熟悉一切貨物價值亦無不精明出銀與視則老元絲二百卽令平之店冀其增不卽許少頃官小忿令隨者賫銀以行其一人稍落後又囑店曰價若難增後文五兩亦可乃上前請官回官曰價少增亦何必深較但不知此衣稱身否因脫所穿皮馬褂而易以貂套問好否隨人稱好又出立店口亮處細視毛色忽一丐搶去官所戴拉虎帽官驚顧喝拿與一從者追之賫銀者以銀包交店暫守亦隨同趕上則皆杳然矣惟一皮馬掛在計值祇十餘金啓銀封中皆鉛錫蓋已於小忿一行時易之也

荼毒孩童

嘗閱武班演戲十來歲孩子跌打跳躍甚熟練余已惡其有戲而無情一日閒步一寺見是班寓焉正訓練跌打時隆冬滴水皆凍而大優令諸孩赤體翻筋斗至百且不許卽穿衣服必待衆孩翻定諸孩迫於督率之嚴捨死如教已無人色可憐可憫不堪寓目此皆省郡貧家子艱於生計送入班習學班長先誑以發財便易及入局困苦殆不可告人死者不知數矣聞數日前以一孩練折腰大優折之於一桶中孩哀告不堪大優喫煙不睬久之放出孩死而體已僵矣

又拐子將拐得嬰孩折手足令長作怪形異狀或將幼孩肌膚括

爛貼以犬羊之皮令長合如生成或將嬰孩裹紮不令其軀得長
後來變作惡劣形容攜此數者聳人視聽斂取錢文又有惡丐拐
人家小兒女或瞽其目或斷其脛啞其聲爛其面雖其父母亦不
識日置路旁乞錢得三五十文者以些些之食延其命得少且遭
鞭撻死卽埋之惡丐有十餘孩乞錢則日供嫖賭不乏用并有藉
以起家者數年前蘇城北寺破出巨梁爲首關瞎子玉阿姐並正
法號令而其爲惡已不知數矣

以上三條實人世至慘至毒之弊是在賢明官長畱心查察拯
莫告而破欺朦正刑罰而除妖厲積後福於無窮也

旋風攝人

古稱羊角風卽今之旋風也陡然而起木葉亂飛或柴草被捲飄落遠近者有之乃道光七年秋余家外屋有寄居之農佃丁鈴鈴割草河岸忽有旋風西來伊被捲而昏待甦則已越河而在彼岸視筐簪鏈鉞則仍在此岸也此人面貌不賜體亦短小命衰運薄故爲鬼神戲弄至十四年白茆動工伊在工局幫作染疫死陸次雲峒溪繼志言黔中風鬼無影無形能以旋風攝人殆非無據塘棲南市梢多旋風書墻以告來往舟帆至此宜慎

中崇

昔余在滇街有茶房潘龍年十七見其領下有紫痕一道云去秋一日伊稍神昏竟不自覺入毛坑而縊於柱幸有前任黃太爺上

房婢某闖見急取伊身所佩解手刀割斷其縊帶倒地得不死而領下紫痕竟不能去也

余妹婿浦朗齋任陽詩禮家也其叔祖

字澹泉

母鄭氏

蘇州籍

在嘉慶

十一年冬年已六旬其所居堂屋最後至前門須越廳堂以及門道平日固不常出夜則重疊關閉忽於一夜人靜後獨起穿衣開出前門而溺於河房中尙有婢嫗陪伴在牀尙有十餘歲幼子同臥竟無一人知覺天曉門前漁舟早泊見而驚呼猶不料浦宅內眷也傳聞及內始共知之莫測其何因至是

余家僕黃關元居余宅後隔河小屋其妻沈氏於道光十五年十

一月初三日

是日冬至

天方明沈先夫起視櫥中乏油語夫須市油歸

神尙清也旋啓門卽神昏狂奔二丈餘地而入於河其夫關元聞急步聲異之又見所蓄黑犬狂跳大嚎出入門內似不勝情迫知必有故急起視之其妻已在河中矣立予拖起入室去溼衣使臥於牀乃得清醒不數日關元患赤眼兩目大腫二十餘日得瘥隨又患時疾沉重幾危者累月此固其家之晦也余細爲咨詢沈言時已數夕不甚成寐故起加早及一開門卽昏而狂奔初二三步却猶自知之特身不自主耳及入河則全不知也余嘉其犬靈警使善蓄之屢呼之不肯至余室可知能忠者必不貳也後是犬不久卽夜爲賊害余重惜之夫人之中祟死於溺縊一鄉中歲亦恒有茲特舉聞見至確者錄三事

顧氏妖興

顧文彬居婁家橋

在張墅西三里

開磚瓦石灰行道光七年二月伊偶至

金涇廟

在張墅北五里

見廟有中霤神連櫺一具頗新整係他家造而不

用故置此者文彬欲之因施石灰兩擔於廟將此位攜回其家而家遂因之不靖文彬妻死已一年柩停在室靈位時時移動人口亦忽忽不安爰將神櫺焚於外而家愈不靖五月初屋上頻擲磚瓦觀者四集文彬子銀佐妻弟江榮一方惡棍也不信至顧家大言以觀其異忽空中來石塊傷其曾巫言將遭回祿舉家惶恐十三日文彬睡夢中忽聞其妻呼喚聲云快將停柩舁出天火且至文彬驚起急爲措置將一切雜物寄於他家十四日風狂尙小心

戒備火忽起於草房延及瓦屋連比鄰皆燼僅存伊子廂屋兩間
却完善不少損而擲磚日夜不已姑信巫言情道士送神忽飛磚
碎碗傷及文彬頭頂血流滿面道士驚竄文彬病臥磚猶擲及牀
足姑許爲神建廟稍安數日妖又起乃卽於橋畔營度區區地庀
材料定規模尙未建豎而遠來燒香者已問道至云病者在牀自
言必到此地新造廟燒香也旣而來者踵接姑捲紙印佛馬供奉
以應之構未及半進香許願遠近來者挨擠不能容多於橋外禮
拜閏五月底三間廟成來者日以千計往周墅陸巷觀音堂請觀
音神像來廟供奉彼廟道士索錢爭論空中瓦石立至因不敢爭
擡過張墅暫借娘娘廟神袍裝著以入新廟次日論還瓦石又至

乃另製償之八月初余過其地見說書唱因果茶館排攤者喧鬧一如城野繁華香火甚盛壁貼各姓許願紙條鱗比重疊稽簿上登記之數已四千六百餘號每願錢一百二十文繳者已五百餘願顧文彬日收香錢數千朔望且倍蓰其數半爲地黨無賴分肥無何廓其基造後殿文彬被燒之屋亦並重新年餘香火漸稀十二年冬文彬死貧如舊鄰近有時瑞張銀元並以小康開店因其香火之盛生意亦倍兩年中二人皆死皆藉寡婦操家雖能守志撐持而家日以索蓋妖之興因其地運之衰也

阿膠

山東兗州府有阿井舊屬東阿縣今又割屬陽穀縣在縣東阿城

鎮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孫林父追之敗公徒於阿澤
卽是地也或曰濟水發源於王屋其流伏而不見大禹治水鑿池
探之後遂成井其性下其質厚用以煎膠治癆瘵之勝藥也阿城
中有狼溪煎阿膠者用烏驢皮浸溪中百日刮盡毛垢汲阿井水
煎之火宜桑柴三晝夜始成以麻油收者色微綠以鹿角膠收者
色微紫明如鏡味甘鹹無惡臭真者蓋如是他說多妄若貨於野
者俱收雜敗皮革果係濟水煎之猶可用也如以他水則於好牛
皮膠且不能及可以阿膠稱乎

傳奇不足信

吾邑前明有岱山和尚眞實修行之僧也錢侍御秀峯之生其父

夢岱山來家因名之曰岱好事者遂著爲筆夢傳奇謂泰山之巔
有高行僧爲土豪欺侮佔其廟田僧忿而形化將化描容以授其
徒囑令二十年後有貴官來須懸此使見其化之時卽吾邑秀峯
所生之時也其父夢有高僧來家謂我泰山僧也有緣汝家將了
宿願後岱成進士爲張江陵門下萬歷初江陵秉政偶告岱曰我
江陵縣近年竟無科第何也岱對曰今歲秋闈兩位令公子定當
高中不數日岱卽奉朝命爲湖廣主試江陵兩子並中自是張與
錢深相契岱故得兩持使節其出按山東也上泰山入廟如遊熟
地及見所描之容詢得前情立飭嚴拿土豪及土豪至而岱父勸
解之書亦至矣土豪手段竟至是也王東澍柳南續筆又謂我邑

岱山和尚受巡檢司杖責而化托生爲岱後岱官至侍御史出按齊楚所至縣尉巡司之屬伏謁道左則必怒而命杖家人問杖之故輒亦不自解蓋未能消釋前生之怒也傳奇者均藉托夢再生之說以動人之聽以入人之心讀書君子凡事須有識見不可與庸流附和也

芥壁可惡

名勝之所宜著名人之蹟今虎邱二仙亭壁刊呂純陽陳希夷自敘文是殆乩上妄言耳刊此者過信子虛之說儼然著之於壁以爲奇自余論之宜勿刊爲藏拙卽如敘中第二十八字以諸字悞闡字全乎稚氣至云遇仙得仙與形化之後迄今千有餘年竟不

一及十洲三島蒼梧碧落諸無徵之事似猶不善附會更若造爲
隱僻之語以十八字十六字騙愚人摸索豈不貽笑大方是豈好
事者故爲狡獪以玩世又嫁名他人以匿其蹟乎本欲將所刊於
壁者錄而著之以揚芥壁之過特余性忠厚姑存餘地俾知之而
自悟其非亦可已

焦山

焦山在金山下流十里峙大江正中南北水分兩門澎湃之聲徹
晝夜惟潮到則水平山大小約三倍金山云高四十九丈東麓有
定慧禪寺漢焦孝先隱於是故寺前有三詔坊寺後山上有焦公
洞此山多雜樹頗碍眺覽過洞入觀音崖院門上夕陽樓乃無遮

巔樓面西正對金山大江之景歷歷在目由此再上至山頂稍凹
蓋此山東西兩峯毗聯若一也東峯較高上有八角亭立亭側望
江流下分兩道中容大沙云沙又分二一屬江北一屬江南由
八角亭北轉下石級數武卽別峯庵僧院雖小却有佳趣由庵前
下行繞山北回寺寺場有瘞鶴銘古碑或云晉王羲之書或云
梁陶宏景書或云唐顧況書山陽張弼曾作辨舊傳此碑爲雷轟
已沒於江今故湊合而成然刊刻麓劣卽是名人之筆亦不足貴
此地人蹟希少不似金阜多游蹤寺前楹聯曰山月不隨江水
去天風時送海潮來令人意遠寺下首方丈前一軒中藏古鼎
古爐各一各貯一匣中匣嵌玻璃窺之鼎約高一尺有半紋斑斑

如魚鱗爐匾如盒高不及尺濶約尺餘均有蓋色皆青綠莫辨孰銅孰養匣面各有隸書工整錄之

焦山古鼎迺係神物載在志乘屢奉

御覽宸翰所題日星並煥向來未加護藏非所以昭慎重也

忠

并奉委管理茲山有典守

行宮御書樓之責古鼎亦其一也製方匣以貯之面嵌玻璃加以鎖匙使觀者仍洞燭其中而數千年之物一旦什襲藏之從此纖塵不著亦未必非寶惜古物之微意云 旨

乾隆丙申年九月工貢王忠抒謹識

養爐相傳漢晉閒物雖志乘未載文獻無徵然古色古香實亦

非近代物也第其體質輕脆手彈指捫恐就污損製匣貯之式
與古鼎同既爲護藏甚密而又不礙於觀瞻云 峕
乾隆丙申九月山陰王忠抒謹識